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九

請發分侍郎辭疏揭

該臣分從哲奏

命同臣入場典試事該從哲以吏部侍郎原係吏部會推今于閣揭

批出心有不安故具疏而辭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不使到任竊惟從哲已蒙

恩特起試事既畢

皇上必不因其辭而遂付之不問計旦夕必當

檢發但科場事體尚有未完即如試錄進

皇亦甚緊急臣事務甚多若從哲不出豈能獨自
料理故不得不爲催請伏望
皇上即將從哲辭疏
檢發責令作速於吏部到任其吏部原推左侍郎
翁正春今詹事府久缺掌印容臣另擬上請
聖裁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請

福王之國咨揭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

福王之國一事毋論

祖制難違國典當重即自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船隻盡皆拘禁商賈不通嗷嗷載道而南京差來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戶不下數萬人逐日號叫于兵部門首索取工食若久無行期將此數萬人作何發遣此其勢之萬不容緩者也外間議論皆以

宮闈之中留戀難割此在臣子所當仰體但向來
諸王分封並無久任京師之理即多留一年半載終須一行若蚤行一日則人情蚤安一日而於
福王之令德亦蚤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載以招中外之疑議乎昔觸龍勸趙后謂愛子者當爲之計久遠故長安君遂出質于齊龐公家貧人問其何以遺子孫龐公曰吾遺之以安今日

皇上垂遺

福王之國乃所謂遺之以安即

皇貴妃爲

福王計長久亦莫便于此此其理之萬不容緩者也至于養贍田土則河南撫按官所奏已有租銀四萬餘兩而山東又查出一千餘頃

較之

潞王已爲加厚此外一應田土皆屬民間安能

奪之前

福王具奏欲撥給民地河南百姓聞之驚惶紛

擾至今未息

王方開國此邦眞萬世之業當使賢聲布滿爲人民所愛戴柰何爭此尺寸之土以自損其

令名哉

天子之愛子夫豈患貧而顧惓惓計較于此爲臣

父

皇上厚恩分雖君臣情同父子苟可以自效于王何所不盡如王尚可留臣何苦欲勸其之國惟是[illegible][illegible]理勢如此不敢不言此乃臣所以愛

王而忠于

皇上之一念也今外間洶洶皆望目下舉行此事

如

聖心慈愛未能遽遣則候

聖節稱賀畢而後行仍擇定吉期

明示中外以安人心其有應用物件可以先發者

且令中官陸續押行使船隻得以疏通不致

壅塞河路且免數萬人聚集號呼致生事端

亦一策也統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請　允包郎中養病揭

該禮部侍郎翁正春告　臣　謂該部祠祭一司
事務甚多自郎中包應鰲以被論出門候
旨半載有餘業經移咨吏部覆准養病又新推郎
中洪世俊俱未蒙
允發諸事堆積甚為不便推　臣為之催請　臣惟禮
部四司惟儀制祠祭最為煩劇不可缺人應
鰲離任已久誠不可不急補者至于應鰲居
官素稱清正向為駙馬楊春元所累以致削
籍蒙

聖恩矜察復
賜錄用薦轉祠郎潔已奉公毫無私曲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深知其賢故欲調之吏部屢屢
催請未蒙
允發而諸不直丕揚者遂併及應鰲從而攻之應
鰲度勢不能容不得不去遵守
國法不敢徑去聽候多時情有可憫且因一人
而銷閣一司之事亦不便也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祠祭司郎中疏卽
賜檢發仍

允應縻之去其於部務政體亦有裨矣臣不勝悚

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封還內傳

福王明春之國措

蒙

發擬兵部請

福王之國本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行

臣惟此事中外人情仰望極切洶洶不安各

衙門官皆欲請

文華門候

旨臣力阻之令復以地土錢糧爲辭人情愈疑

皇上舊歲曾遣文書官至閣中
諭臣以今春之國矣乃今春不行又復明春而
且不敢信
皇上而況天下之人乎必將謂
福王借此延挨歲復一歲未有行期此亦非
福王之利也耶
皇上慈愛之心一時難割臣豈不仰體然其如紛
紛之口何至于應辦錢糧該部自照
潞王例必不敢少惜是田土一節在
潞王雖有四萬頃之多而其稅銀實不過四萬

兩今
福王地租已四萬六千餘兩多於
潞王矣而奈何又欲益之且河南山東兩省之
地但有尺寸可撥括者無不撥括其餘盡屬
民間恒產豈可徑奪若必依原數取盈非制
一大都不可
祖宗二百餘年無此制度此臣下之必不敢將順
必不能將順者也即使
皇上欲強爲之而百姓嗷嗷地方擾動
福王亦豈能安享之乎今戶部侍郎李汝華

見臣深言此事理明詞直不可復強滿朝共論皆是如此適聞六科各官二十餘人又齊至閣中力言之國當番地土難增與鄉戶守候之苦責臣轉奏

皇上臣不敢不以上聞其兵部本臣未敢遽擬謹隨揭封進伏望

聖明再加裁酌傳示使臣得遵依擬請以慰輿情

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五揭

臣惟自古以來國家政務有行有不行然未有天下百千萬人合言此一事而不行者亦未有一人百十餘疏苦言此一事而不行者今推補閣臣一事是百千萬人之所合言又臣一人百十餘疏之所苦言也將謂有妨于
上則綸扉政本賛襄得人在
皇上國其利也將謂有私于下則同寅協恭以奉
聖主在臣等又何私也抑或謂無人可用則眼前
朝野儘有英賢不必需才于他日也而遲遲不

決至于六七年果何故乎臣前此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敢言頃者勉強支吾完會試
廷試二事精神已竭數目欲盲若再無人[illegible]此
爲臣以分勞苦其勢必不能支矣臣[illegible][illegible]止此
更無可言此後惟日詣
文華門叩首哀祈
皇上之亟發而已伏望
聖明亟察蚤行一日臣受一日之賜天下省一日
之事臣不勝悚息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請
福王之國咨揭
竊惟福王之國一事人情僉望已極頃蒙
皇上諭以明春舉行臣不得已擬上擇定日期
明示中外以不再遲之意尚恐大小臣工以此罪
臣而不意併此亦復留中以致人情益紛紛
擾擾今日各衙門俱至
文華門上疏懇請意欲候
旨臣告以
皇上覽疏必有處分不必大急諸臣復責臣以國

家大計不能力請苟且依違臣無辭以對

有謝罪而已臣觀

皇上每事動稱

祖制親王分封此

祖制之最重者

福王封國多年府第落成已久而月復一日遷

延不行誠

祖宗朝之所未有也如以養贍田土爲辭則會典

所載親王祿米不過萬石即養贍名目亦是

添設豈可過多前奉

旨時臣與該部仰體
皇上愛厚
福王之意移書撫按官勸其極力搜括以應
上命而地方田土只有此數尺寸不遺此外皆屬
民間誰敢強奪撫按官亦無可柰何非敢欺
皇上也臣又覩會典開列各省直田土之數惟大
郡方有四萬頃少者只一二萬若如王所請
則須損一大郡之地盡以予之而後可自
祖宗以來封國不少如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則天
下土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即

朝廷亦無田矣况於自此以後
聖子神孫尤源源而未已乎天下者
高皇帝之天下也
列聖相傳遵守家法中間豈無愛子豈不欲加厚
然以
祖制如是不敢踰越亦必如是而後可為萬世常
行之道耳
福王所陳不過引
景府
潞府事例夫潞府就封

皇上以

聖母之愛而獨欲優隆又其時廢府田地尚多未

嘗括及民間也今田地已盡所給福府之數

雖不及潞府而租銀之入業已過之又何為

而更欲求多乎至於景府為

肅皇帝愛子亦以久不之國

皇考在裕邸常懷危疑其後

皇祖斷然遣之人心乃安景府聽左右言屢請楚

地幾至激變楚人當時皆議

皇祖寵景府太過非所以愛之此亦前事之明鑒

也我國家多少懿藩賢王可以效法而何必
引此以為例乎自鑛稅之興天下人罔疑
皇上以此為
福王地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予王可數世而
不能盡也又何必與民間爭此區區之田土
乎今之國無期人言日多其平心者則以
皇上與皇貴妃愛王不能遽舍其不亮者且疑王
之不去為何故枝節日生煩瀆無已若臣愚
慮則但以
祖制當遵古典當舉王方建維城之基萬萬年與

國固休不當以田土小事而滋天下之口故
敢冒死而極言之伏望
聖明恕其狂愚
留神省覽其田土一節
聖意若必不肯已亦須
聖斷明示作何處置使可奉行彼強奪民田之事
臣下誰敢爲之日延一日終無了時矣臣言
至矣盡矣自知負罪仰恃
聖慈乃敢如此亦以受
皇上厚恩爲

福王深計不得不如此至於利害禍福臣亦聽之不敢辭也臣不勝悚息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六揭

臣于前月二十四日具揭請

文華門叩首請

補閣臣嗣後不敢具揭煩瀆

聖聽只每日詣

門叩首祈請業已旬日矣蒙

俞旨不知內使曾爲臣奏聞否臣誠徬徨憂懼計

無所出今

福王之國無期

瑞王婚禮未就滿朝合請尚未見報而臣下又

紛紛呶呶爭辯不已

皇上視此世界果臣一人之力能獨辦耶則亦可

以

亮臣之請出于萬不得已而非敢爲瀆奏矣臣謹

此顙祈伏望

聖明省覽批發臣不勝引脰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請處置劉侍郎孫都御史揭

臣頃接得工部侍郎劉元霖揭帖以驗收段

疋緊急欲改委別部大臣或本部司官代驗

又懇懇以求去爲請其言甚切臣惟國家舊

章九年考滿官並無復職之例故元霖九年

考滿吏部擬陞南京戶部尚書後又會推本

部尚書俱未蒙

允發元霖杜門日久求去不得該部事務甚多私

宅料理亦甚不便以臣愚慮

皇上欲用元霖則當將廷推本

亟賜檢發責令到任管事以母失九年考滿之成規此一說也即不然而念其母老乞休情詞迫切加以新銜准其回籍俟後
召用以見
聖主體恤臣私推廣孝治之意亦一說也元霖歷官洊守在部數年甚效勞勤不可不為一處如延挨不理日復一日非但元霖進退無據困苦不堪其所妨于該部之事務亦不少矣
又擲御史孫瑋辭疏亦在
御前未發瑋為言者所攻且欲於數日內徑去臣

念大臣被言至于徑去甚傷

朝廷之體面故昨者擬一

諭旨訓告言官勿得紛㹟多事而責瑋即出供職

蓋亦臣委曲思惟求所以兩全大臣言官之

一念也不知有當

聖意與否而亦未見

批發臣恐瑋計出無聊必至徑去此時

皇上必責瑋以不候命之罪且將怒及于言官所

傷實多而朝端愈無安靜之日矣臣愚更望

皇上將臣所擬諭旨裁正批發使瑋不敢徑行言

官亦不必再有瀆奏其子

皇上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

雷霆之威真並行而不悖矣臣目擊時事見大臣

揑杌不安

朝端不成景象故敢昌昧一言非爲二臣私情

而代請也統望

聖慈覽察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爲乞休事臣之當去久矣其不忍即去者徒以

主恩隆重難于割絕即今歲科場之役亦以出于

聖意不得不祗承故雖言者踵至皆不置辯昨接

南京御史汪有功摘黜深以卑陋罪臣至謂

科場

旨中有在寓非病之云乃

皇上以此明臣年來稱病稱苦並非實意且見中

外諸臣爲臣稱病稱苦者亦皆受臣之愚誑

斯言也可謂燭臣之隱而啓發

聖心者矣惜臣當時愚昧憪然不知今得御史指

示則是

皇上必已疑臣厭臣而共棄臣也當如孤雛腐鼠

臣可以去矣甚感御史之教臣也乃大理寺

丞朱吾弼又有疏責臣于

出講就封枚卜等事無一言懇請有將順而無匡

救夫此數事者臣之曾懇請與否

皇上知之天地鬼神知之臣不能以告人也就封

事則

皇上屢令臣擬

旨在于明春而諸臣欲爭于今歲所以未發枚卜

之舉行想亦在于旦夕但願

聖心發決以慰輿情惟是臣以千罪萬罪之身當

此天怒人怒南北交攻之時萬無一刻可以

自容之理

皇上如念臣數載微勞加以矜全使得奉

命而出國門臣之幸也不然而冒罪扞網以去臣

之不得已也如必欲強臣再出則臣寧束身

就死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必不敢靦顏而入

綸扉矣伏望

聖明哀憐矜允臣不勝懇切呼籲之至奉

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誠苦心勞力朕悉鑒知

其屢請開講之國本卜等事朕次第發行若主

試大典

祖制例用重臣且累科弊竇滋彰出自朕意有何

疑嫌卿宜安心輔理勿以狂妄介意懇然求去

宜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臣頃以被言具疏乞休因思臣年來每一番

乞休便費

皇上多少

溫旨因同官無人可以代擬字字句句仰煩

聖心臣無功無德報效分毫乃反貽累

君父一至于此慚愧欲死竊念人之所以攻臣者

其端雖多而其最緊要處乃在于閣臣不補

以臣為獨據此地誤國妨賢臣雖剖心自明

終不見信今但願

皇上亟將此事發行則臣之罪自可少寬其於臣

疏但

批准回籍三字即是莫大

鴻恩萬不敢再煩

君父復

賜温綸使臣罪上添罪愧中增愧也至于言官論

人自其常職

聖度如天人人頌服即臣亦藉此得稍減愆戾其

感激

恩私尤有難以言盡者矣臣力在候

旨偶念及此敢徧上

聞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南[illegible]禮部侍郎揭

蒙

發掛禮部署印本官恍翁正春已改别衙門不便

再署此外無人堪委惟吏部所推禮部右侍

郎本見任

御前伏乞

皇上點用檢發則印務有屬而亦不必于代署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爲孫許二都御史求去事情揭
奏爲大僚空虛已極去就不宜太輕敬陳愚衷
以資
聖斷事臣杜門乞歸方在候
旨不敢言天下事乃都御史孫瑋許弘綱皆因人
言求去迭揭于臣且屢遺臣書苦言當去之
情微示徑去之意臣讀之而嘆曰兩臣去而
臺臣空矣大僚幾何而決裂至此哉瑋之被
言也在于熊廷弼之一勘當時臣亦曾阻瑋
謂必致紛紜而瑋云吾於廷弼原無成心但

求曲直明耳乃言者因而攻瑋相繼不休瑋
事
皇上將四十年其歷官行品著在耳目而以此一
勘遂蒙惡聲臣竊以為過矣弘綱之被言也
由于京察後之一疏當時臣亦曾告弘綱謂
恐生形跡而弘綱云吾於京察原無異同但
為息爭計耳乃譁者因而病弘綱至今未已
弘綱事
皇上三十餘年其歷官行品亦著在耳目而以此
一疏遂滋浮議臣亦以為過矣然此猶僅為

兩臣言也今九列之間能有幾人其能自免于人言者又有幾人今日言一人焉而一人徑去明日言一人焉又一人徑去甲賢乙否終無完人此救彼攻相隨俱敗非但內之大僚將空即外之督撫其存者亦復有幾鄧林之木不足以供野火而況此寥寥之數株乎

臣以爲糾發姦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爲國家一手一足之用者皆當愛惜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

勿因人而甚其事合抱之材不以寸朽棄矧其未至于寸朽者也臣居恒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以爲世道耳臣方求去之時而復言此蓋誠有感于衷不能自已且恐二臣萬一計出無聊至于徑行將□□

聖怒下移聽聞堂堂綱紀之地為之一空將來更之

有難處故不得不陳其愚慮以上聽

聖裁而下以與諸臣之平心和氣者共相斟酌知

臣非臣臣皆聽之至于臣則任重人輕

恩重微輕罪重身輕其所處之地必不可留之情

自與二臣萬分不同更望

皇上速允臣去臣非必去亦不作此言不然人將

謂臣留人而將以自留也臣何辭焉臣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七問

臣□門何餘望補閣臣腸斷眼穿非畏人言非笑

君父真見天下事至艱至危臣一人之力委不能支不得不如是哀鳴之迫切耳昨科臣條陳尚有望臣以感動扶持擔當者臣若能感動扶持擔當不待今日然臣不能而猶望人能之此臣犬馬之私所以忠于

皇上而非敢為一身謀者也今日前又當考庶吉士閣中必不可無人伏望

聖慈俯

垂炤察卽

賜施行臣辭窮矣惟有籲

天叩首而已臣不勝悚息隕潰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請禮部署印官山東真定巡按揭

今日禮部各司官到臣私寓言

郊祀在即

冊封踰期禮部掌印尚未有官貽誤

大典極爲不便又都察院官移書于臣言山東真

定二巡按官候代已久屢題未

發地方事體難以再延皆托臣爲言臣方在求去

不敢復及他事惟是禮部掌印與二處按差

委爲緊要故不得已聞于

皇上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等

亟賜點用令其署掌印務其山東真定各巡按亦

乞

諭發庶了目前兩急務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爲

君恩過重臣誼難辭懇

允休致事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誠苦心勞力朕悉鑒

知其屢請開講之國枚卜等事朕次第發行君

主試大典

祖制例用重臣且累科弊竇滋彰出自朕意有何

疑棄卿宜安心輔理勿以狂妄介意恝然求去

宜卽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奉職無狀洊被人言屢
蒙
宸慈曲加昭雪卽科場一事亦明言出于
聖意臣之心人雖未必能亮而
皇上之所以爲臣者則已至矣盡矣無可復加矣
臣非木石豈能恝然不思報效第臣聞之王
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在雖
天子不得而強之今人情已厭苦臣矣臣雖勉強
在此終是不安
皇上強留一臣而使中外人情之不安其爲天下

國家害非淺鮮也臣去而群臣輯睦以事
皇上而臣亦幸存視息于山林沐浴太平之休澤
何幸如之且臣獨身任事已經七年揆之天
道亦是極盈極滿無可復留之理此臣之所
以斷決于心而萬不敢赧顏以再出者也至
于閣臣推補則臣雖不去亦萬萬不可再緩
皇上若不允臣請臣窮極無聊只有逃之一策此
時
皇上亦不得不補而其所損多矣臣病苦既不敢
言他又無可措辭故但以人情天道懇于

皇上要之至理亦實是如此伏望

聖明亟賜憐允臣不勝冐罪哀鳴祈懇之至

萬暦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請　點用禮部侍郎楊
家
然擬禮部印務請改
冊封日期及該部掌印官本臣惟
冊封日期固可改于五月其印務則臣杏前兆該
部兩次缺官皆係
皇上點用發臣擬上今右侍郎孫愼行等已推未
點臣安敢擅擬仍望
皇上點發以便擬上
郊祀期迫勢難再緩統望

聖明留神省發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辨翁侍郎推轉掌詹揭

該禮部缺署印官臣已三揭推請未蒙

發下今歲至巳屆而該部堂上竟無官委非事體

且

冊封過期大典難廢不知

聖意何爲而遲延若是昨臺臣楊如皐有疏至明

切矣惟是責翁正春之規避引蕭雲舉爲喻

則臣不得不言其故前此臣推方從哲掌詹

事府事吏部推正春爲本部左侍郎後以科

場事

皇上用從也于吏部則詹事之缺當以與正春蓋易地而居理勢當然非臣之有私于正春亦非正春之有所規避于其間也且詞林諸臣壅滯已極每遇有缺即當推轉使後來者得以序遷詹府之缺論見在資俸無踰正春正春因此並移而

皇上點用尚書侍郎以疏通後人此亦臣之所以為詞林諸臣計非為正春一人也前此禮部兩次缺掌印官皆蒙

皇上點用令該部尚書右侍郎見推有人而

皇上又未嘗

傳諭令官署掌故臣不得不以

點用爲請使臣不請

點用而徑擬他官代署則尚書右侍郎不知何時

得

旨而詞林之久次者又將歸罪于臣以爲塞其遷轉之路矣即如皇上之意亦以不用新臣爲疑矣臣將安處此乎禮部本係清曹非煩苦之地爲人所規避縱使煩苦也規避也正春在部已三年矣且逐日撰進

講章勞逸適均亦國家用人之法北山之大夫不
背致嘆于從事之獨賢乎而何為必以禮部
苦一正春哉以詞林多賢豈無一人堪負清
之任而惟正春能之也臣將去之人是非得
失一切付之忘言惟該部掌印事有關係而
正春所以推轉之故不過如此不得不明言
之至于尚書侍郎之不
點用以致該部缺官何誤與禮則非臣之明所能
逆睹乃臣之庸劣無為于此亦可見矣伏望
聖明即將該部官敕

賊黨用或合官斬者俱在
聖裁臣何心焉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併陳求去事情揭
臣七載備員無嵗不求去頻蒙
上惓惓慰留臣情同犬馬能無戀
主之衷今番復追切乞歸非但為御史汪有功論
臣亦以何極冤極苦極不平之事久欝於中
不能自已若不明白一言
皇上亦不知臣所以必當去之故而致疑於臣且
人有疾痛則呼天呼父母
皇上臣之天臣之父母也臣安得不號呼而控訴
哉往時閣臣尚干預各衙門事務而臣自票

擬外毫不相關即各衙門亦未嘗以一言問
臣乃事無大小一有不行人不以爲各衙門
罪而盡以罪臣是今之閣臣乃爲各衙門卸
罪之官此其極寃極苦極不平者一也
皇上萬幾浩繁章疏之上有
發有不發乃皆不知其故而言者盡委之臣即如
近日京堂之推轉御史之出差部官之告病
其間有久不得
旨者臣亦曾爲催請而給事中商周祚等便謂臣
有線索播弄其間進退去留皆由於臣此其

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二也年來臣下彼此相爭分門立黨臣恐其爲國家之禍每勸其同寅協恭盡心奉職不當紛紜多事而諸臣反怪臣之不幫助生疑生謗臣皆不敢與辨此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三也原任吏部尚書孫丕揚忠正人也海内亦共服之只因辛亥年考察京官被察之人致恨丕揚諸上疏代辯者臣告以考察大典不宜遽有變更遂併恨臣又值科塲事言者不休人亦恨臣此二事本與臣無預且曾力爲調停解釋而反深

受其累此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四也攸上
一事臣披肝瀝膽懇切籲祈疏揭已至百餘
力盡辭竭不知
皇上何以不行而言者謂臣欲自尊攬不肯實意
催請群起詬臣即臣門生故吏亦以此責臣
一日之間疏至數上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
此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五也諸如此類未
易悉數臣一人之身獨立於風波荆棘之中
只有
皇上知臣憐臣此外更無一人即有之亦不敢爲

臣分訴一語而近來世情又皆以排擊閣臣爲風力無一事不牽及臣無一人不侵及臣徒以臣凡事謹守無可誣揑故尚未至醜詆然以臣一人而當百十人之睥睨與千萬人之責望催逼急于兵戈煎然甚于湯火臣雖粉身碎骨不能支吾若復淹留不去將來禍患愈不可測　臣常念蒙

皇上如此厚恩任怨任患皆不當辭卽人之罪臣詈臣窘臣屈臣臣亦當承受不必計較惟是各衙門事務原有各官掌管臣無干涉乃盡

推其責於臣而臣又無變化神術超出衆人
能必得之
皇上此事方了彼事復來前言未休後言又至擧
朝臣子共受國恩共食
君祿胡臣一人坐罪至此其爲冤苦不平從來未
有臣形非犬豕心非木石實有難堪隱忍於
中業已七年今情急勢窮不得不鳥死哀鳴
於
皇上伏望
皇上暫准臣歸救臣之急且在朝在野諸臣足堪

賢任者自有其人

皇上何必獨留一臣而使中外人情驚惶迫急之若是乎臣言至此一字一淚敢有一字欺誑

君父罪當萬死臣不勝激切屏營懇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爲急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杜門求去已滿一月仰荷
溫綸慰留臣小冊疏中請誼當靜聽何敢瀆煩但
政本之地只有一臣已是異事併此一臣而
若有若無不進不退則尤異之異者人臣受
國厚恩至于求去已是不得已之事今併求
去而言病不可言罪不可言逃亦不可則尤
不得已之不得已者臣今適值其窮無可控
訴只得哀鳴于

皇上伏望

皇上開臣生路許臣歸路臣未死之年猶能晨夕

焚香稽首蒼穹爲

皇上祝萬年無疆之福也其推補閣臣尤爲緊急

不容緩之事更望

聖慈即

賜俞允于以救臣之急慰天下千萬人之情是在

皇上頃刻勅念間耳臣不勝冒罪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票擬劉侍郎揭

蒙

發左副都御史孫瑋工部右侍郎劉元霖本令臣擬

温旨慰留仰見我

皇上倚用老成之盛心其孫瑋本臣謹擬上惟劉

元霖係九年考滿從來無復職之例所以元

霖雖屢奉

温旨必不敢出臣見本官已經吏部屢推工部尚

書

皇上必欲用之則照部推陞轉以便供職亦無不

可但

恩命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擬今謹擬兩票恭請

聖明裁定

批發臣附陳愚見如此不知可否臣不勝昂昧之

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請　發翰林院掌印揭

令旨

發擬文書有吏部願就教職一本爲就教貢生欲

遵照

欽定日期於本月十五日

廷試臣推

廷試事務俱係翰林院掌印官管理今去試期只

兩日而掌印缺官臣所推何宗彥尚未蒙

允發豈不稽誤伏望

皇上卽

賜檢發以便遵行不然則十五日
廷試之期又須更改甚不便也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九終